

拒绝私了

李显福
著

拒绝私了

李显福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拒绝私了 / 李显福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229-11019-2

I. ①拒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7996号

拒绝私了

JUJUE SILIAO

李显福 著

策 划:  华章同人

责任编辑: 黄卫平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刘 菲 王丽红

封面设计: 主语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)

投稿邮箱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1mm 1/16 印张: 21 字数: 250千

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 深夜香樟林里的呼救声 / 1

夜静静的，小风仍在轻轻地吹。突然，从左边黑黝黝的香樟树林中传出来了一个女人的凄厉呼声：“救命啊，救命……”

仲秋猛地掉转车头，朝发声处奔去。

第二章 案件背后暗流涌动 / 55

小小的一桩强奸案，为什么就引起这么多人关注？她了解李一凡，不管是在来公司工作以前还是以后，她都没有听到过关于她作风不好的议论。现在倒好，人被强奸了，作风不好又随之而来了。

第三章 不堪一击的婚姻 / 109

李一凡没有想到，过去那样爱着自己，把自己当成星星、月亮，当成心中一切崇敬事物的阳昆会因为这一场不是自己意愿的遭遇、自己不愿撤诉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

第四章 权力大网之下的反击 / 156

他们有能量，有后台，到处活动，要我撤诉，甚至

不惜到处泼脏水……你知道，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撤诉。现在是什么年代了？我要给软弱的姐妹们做个榜样，要把坏人绳之以法。

第五章 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 / 198

联想到这段时间以来出现的种种事情，从改写他的那篇稿件到最后被撤下，一直到后来对他的风言风语……看来，这普通的强奸案不普通！一些人为了颠倒黑白，不惜给他泼污水。

第六章 荆棘中的几缕阳光 / 236

静下来，她常想，世上好人还是很多的，在金石她得到刘总的关照，在鲲鹏她又得到庞总的关照，笼罩在心上的阴霾逐渐散去。

第七章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/ 282

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，肉体被强奸不算大的打击，关键是精神上被强奸！……我要像贝多芬说的那样：“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，决不让命运所压倒。”

第八章 不是尾声 / 326

噩梦醒来是早晨……

第一章 深夜香樟林里的呼救声

1 生日蜡烛

粉红色的蜡烛静静地立着。

阳昆等妻子回来点燃它，等得心乱如麻，等得毛焦火辣。

此时，他拿着调台板，不停地按着上面的“+”键，寻找好看的节目。可是，他从“1”找到“0”，整整三十二个频道，不是广告就是剑仙侠客，要不就是软绵绵的谈情说爱，大江南北这么多个上星的电视台，怎么就这么“播出一律”？新闻就不必说了，其他的为什么就没有一点自己的与别人不同的东西？难道这个时候播剑仙侠客、播谈情说爱，也是有人打了招呼？他心烦意乱地将手中的调台板丢到沙发上，朝后一仰，头靠在沙发上，闭目养起神来。

电视屏幕上，几个江南民女正在和装作民间才子的乾隆皇帝嬉闹、调情，那放荡的笑声使人心里发毛。阳昆抓过调台板，索性将电视关了。

“爸爸，我要……”坐在一边侍弄洋娃娃的梅子突然抬起头望着阳昆，指着电视机说。

“你要什么？”

“我要看。”她又指了一下电视机。

小家伙，她一直在和洋娃娃交流，哪里在看？也许，她是在听。阳昆

又将乾隆他们放了出来，不过，他把声音调小了。梅子又专心地和洋娃娃耍了起来。

桌上那几样做好的菜已经凉了，还有三样菜，要等一凡回来才炒。梅子插在奶油蛋糕上的两根蜡烛孤零零地立着，她好几次吵着要点。今天是她的两岁生日，妈妈答应了会早早回家点蜡烛的，可这个时候一凡偏偏要加班整什么材料！他在电话里告诉妻子，整完材料后就打电话回来，他好去接她。香樟林那段路有点僻静，深更半夜的，不安全。李一凡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出来了，梅子一个人在家？”阳昆一再坚持，她同意了，可是，后来就再也打不进去了，可能是她把电话线拔掉了，好专心写文章。

阳昆是在毕业前夕一个偶然的认识李一凡的。一天晚饭后，他和往常一样，在阶梯教室看书。就要离开学校，结束大学生生活，大好的学习机会今后不会再有了，他要抓紧时间看书学习。明年，他要报考研究生。班上有的同学今年就考了，他觉得自己准备得不太充分，就没有报名。他要扎扎实实地再准备一年，来个“一抓准”。系学生会文体部长、班上的小方走到旁边，说：“阳昆，你还在刻苦呀？找你帮个忙嘛。”

“你说，只要我做得得到。”

“我们要走了。下周系上要开欢送会，一年级的李一凡同学写了一首欢送我们的诗，要你给她修改一下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她叫我改。你知道的，我有那个水平吗？就当是我求你了，作家！”

“我改欢送我们的诗？真有意思。”

“你就当自己是一年级的小同学嘛。”小方从书包里摸出来一叠纸，递给阳昆，“你尽量改，下晚自习以前，我来取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这是一首朗颂诗，写得激情满怀、声情并茂，只有个别词句搭配不当，还有的段落应该调整。阳昆从文具盒里取出一支红色圆珠笔，字斟句酌地修改后，又进入了毛姆的世界。

“请问，你是不是阳昆阳老师？”

阳昆抬头一看，他的左前方站着一个高挑的姑娘，好像是才洗过的头发半干半湿地披在后背上，缠绞着花布的塑料发卡别有风情地压在头发上，

些许的短发流布在额际，亮亮的前额，弯弯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子，红润的嘴唇，一件短袖鹅黄色T恤、一条浅蓝色长裤将她应有的曲线凸显得淋漓尽致。不知是洗发香波残留在发梢上的香味儿，还是她身上特有的味道，使得阳昆的嗅觉贪恋起来。他打量着她，这么个美人儿，平时自己怎么没有看见？也许是校外的，也许是音乐系的，也可能是外语系的，只有这两个系在招生时才会刻意选拔漂亮的女学生。住不在一处，吃不在一处，加上自己一心只读圣贤书，不像班上有些同学那样到处出访，一年下来，就和外系的学生混得“你大哥我小弟，姐儿妹儿三杯不会醉”。四年转眼就要过完了，除了班上的同学他能叫得出名字，同年级另外三个班的同学他就不甚了解。

望着这个靓丽的姑娘，他问道：“你是？”

“我是李一凡，方部长叫我来找你。”她看见他脸上有疑惑之色，急忙解释道，“他到校学生会开紧急会去了，就叫我自己过来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我？”阳昆好奇起来。

“我认识你。”

“我怎么没有见过你？”

“我是才进校的小人物，你当然看不到。不像你是系上的才子，我们一进校就很快认识了。”李一凡调笑了一句。

这一调笑弄得阳昆不知说什么是好，一时语塞。李一凡见他这个样子，索性大大方方地拉过一个凳子在他旁边坐了下来，看着一本翻开的书，问道：“都要毕业了，你还在用功呀？”

“不，在看小说，毛姆的。”阳昆将食指放在翻开的书缝里，用大拇指翻过书的封面，让李一凡看。

“《天作之合》。”她念道，“我认为这是毛姆的得意之作。我最喜欢的是塔西堤岛上的风光，还有那里的人们天然成趣的生活。”

“你看过？”

“高考后看的。当时想，如果考不上大学，就去打工挣钱，然后参加一个旅行团，到那里去一趟，过几天无忧无虑的日子。”

“假期去呀！阳光、海水、沙滩、棕榈，金色的、蓝色的、白色的、绿

色的，斑驳陆离，五颜六色，什么都有，可以尽情享受。”

“现在可不行。”李一凡摇了摇头，“呃，阳老师，那东西你看了没有？”

阳昆突然蒙了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方部长请你改的——”她不愿将“诗”说出口，临时换了一个词儿，“稿子。”

“啊，改了。”阳昆从课桌盒中拿出诗稿，更正道：“写得不错，我基本上没有改。”

“不行，这是我学写的，求你帮我改好一点。要不然在台上一朗诵，你们大家都笑我。”李一凡诚恳地说。

“真的写得很好，有激情，很感人。我就写不出来。”

“你太谦虚了。大报大刊都在登，还写不出这种小儿科？你是瞧不起。”

“真的，我说的是大实话。快要离开母校了，可我就是没有那种激情。”阳昆将诗稿递给李一凡，“你请方部长再看看，我改得不对的地方，还可以改过来。你说得对，在那种场合朗诵，一定要打磨得精一些。到时，我们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坐在下面，听得也舒服。”

“好，到时，我向大家宣布，这首诗是我和你一块儿创作的。”她扬了扬手中的诗稿，说。

这可急坏了阳昆，赶紧挥手制止：“要不得，千万要不得。”

“怎么要不得？”她翻着稿件，放连珠炮般地说，“你改了这么多，花了心血。有些论文，全是学生写的，老师只改了几个字，发表时，老师的名字还署在前面哩。有些导演，根本没有写过剧本，拍成电影后，编剧的名单上他们还在前面哩。”

“那是他们，我又不是老师，更不是导演。何况人家是借老师、导演提高知名度。”

“你就是老师嘛。”她翘起了嘴唇，“不是老师，怎么给我改？”

“嘿，你这是什么逻辑？”阳昆笑了一下，一本正经地说，“那我改过来好了。”

“不！”李一凡攥紧了稿件，生怕阳昆拿过去，“到时，我这样说，这首诗是李一凡创作，阳昆修改。我也要借你的名字提高点知名度。”

阳昆急得不行：“这像话吗？我自己欢送自己？”

李一凡已经不听他的，站起来，用腿将凳子推回原处，转过身轻盈地走了。那披在背上的头发随着她的脚步摇动，像是有一丝儿微风在吹拂。阳昆木木地看着她的背影，魂儿好像被那发丝勾住了似的。

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从那以后，阳昆就经常会碰见李一凡，不是在教室里，就是在图书馆；不是在去食堂的路上，就是在食堂里。有时互相点点头，有时交谈几句，但都没有那天无遮无拦。开欢送会那天，阳昆一反不爱看师生自编自演的节目（他常常称之为“那是鬼打架”）的旧习，早早地来到大礼堂的前排坐着，手中拿一本书装门面，双眼不时地在台上台下左右搜寻，心中就是想见一个人。终于，他看见那个人的身影在台上一晃就钻进了旁边的小门，他感到一阵莫名的失落。

“阳……”一个声音从他背后响起。他扭头一看，是李一凡。这家伙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的？他还没有回过神来，她又说话了：“阳老师，趁还没有开始，你再看看，不妥的地方再改一下。好吗？”

阳昆看着她，晃了晃手中的书，没有开腔。

李一凡两颊突然飞起了红云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有看见你在看书。我看见你坐在下面，就跑下来了。求你看看嘛！”

阳昆拿过诗稿，手指微微发抖。这是重新誊写过的，有些地方还标上了声调。此时他哪里看得进去，装模作样地从头看到尾，还给李一凡，说：“很好，没有改的了。”

“再一次谢谢你。”她扫了他一眼，慢步走了。

“李、小李，”他叫住她，“你千万不要说是我修改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以前说过，还给你们方部长说过。不好！”

“你呀，像个学究，文章却写得潇洒。”李一凡笑嘻嘻地说，“我是故意逗你的。哪个会这样现宝嘛！”

“丁零零……”电话铃声在寂静的屋里炸响，阳昆急忙抓过耳机，看着那即将被点燃的蜡烛，一脸粲然，对着话筒一股脑儿地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

我打了两三个电话给你，都占线。我和梅梅等你好久了啊！你弄完了吗？我来接你……”

2 阴错阳差

这还不是让“北京”闹的。

为了召开这次各省市级公司的负责人会议，早在一个月前中国寰宇总公司就发了红头文件，要大家做好准备。又发通知又打电话的，都没有说要带什么材料。事到临头了，才打电话来说“务必带材料”。说是卫总裁从欧洲、美国考察回来有新的思考，要各地的头儿们带上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用人打算，而且特别强调，材料要有理论，要有新观点、新思路，还要有指导思想。拿着秘书送来的电话记录，总经理刘枚扫了一眼，就搁在一边：瞎折腾！

“刘总，王秘打电话来，一再强调，你后天去北京，务必要带上这个材料。”秘书唐倩见刘枚没当回事，收回已迈出的右脚，特意强调了一句。

刘枚得罪不起卫总裁，是因为那不可一世的女人有后台有指标。据说卫璧辉本来是地处边远山区的一家国防企业的理论教员，特会来事，一次偶然机会认识了老同志马旗，她认为马旗是一座富矿，就认他做干爹，经常走动。在干爹的帮助下，她走到了京城，步步升迁。如今的卫璧辉在她掌管的部门 and 这个系统内，可是财大气粗、说一不二呀！垄断高、效益好，进了她的公司，就等于进了银行、进了钱罐；和她搞好关系，就等于和金钱搞好了关系。要唯命是从，她说啥你就干啥。她喜欢长文章，你就弄长文章；她喜欢花架子，你就搞花架子。只要你能从她那里获得好处，获得多的份额，其他的就别管了。因为一份材料不如她的意，被骂得狗血淋头、被削减份额的老总和公司不是一个两个。

刘枚是“文革”后的第一批中专毕业生，因为能写会说，会唱能跳，加之又漂亮如模特儿，分到电机厂后，没有去车间，就留在厂部做了文秘室打字员，以后当广播站播音员、宣传干事，等等，七变八变，最后坐到了金石公司老总的位置上。

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，尽管有市里、特别是丁副书记的支持，但是，刘枚也不敢得罪总公司，不敢得罪卫璧辉，即使她是瞎指挥，是胡乱说，刘枚在心里反对，也决不会在脸上、嘴里流露出来。多年的经验和教训教会了她，在我们这个有着引以为豪的古老文明的中国，因袭的重担大山一样的沉重，凡是你的领导，不管是哪种类型的，你都得顺着，否则，到头来随便拿双小鞋给你穿上，弄得你双脚疼得钻心。除非你敢于炒他的鱿鱼，就可以和他理论；除非你敢于藐视规矩或者以身试法，就可以找他算账、出一口恶气。现在，市场经济了，金石公司又是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业务做得好，钱赚得多，就是大哥大姐。但是，这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，有些公司既有市场行为，又有政府行为，垄断了某些产品的经营权。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，只要得到这种经营权的一点点，生意就比别的公司好做得多，效益就好得多，员工的收入就高得多。谁和卫璧辉铁一点，谁就会从她掌握的垄断经营的份额中多分一点。说直白了，金石和总公司的关系，就是靠这一点垄断经营的好处维系着。刘枚要想把金石做大，就要得到卫总裁的支持。

她拿起那份电话记录，凝视良久，然后打电话叫来了唐倩：“你把年终总结找出来，叫赵平在那基础上按北京的要求整，我明天好带走。”

“赵平还在医院输液，拉肚子，肠炎。”

“啊？”刘枚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，“你叫陈向东来。”

唐倩去了不多时，回来说道：“他开精神文明达标升级会去了。”

“啊！再多的人也不够用。”刘枚叹了一口气，“那好，你去叫李一凡来。只有让她弄了，她来得快。”

不一会儿，穿一身银灰色套裙的李一凡走进了办公室，轻声问道：“刘总，你找我？”

她软软的声音，使刘枚心里很舒服。她打量着李一凡，没有吭声。李一凡齐耳的短发显得精神、干练，瓜子脸上有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，眼窝凹陷，两颗瞳仁黑中带蓝，眼睫毛又长又密，高而直的鼻子，下面是圆润的嘴唇，和当今好莱坞的大明星泽塔·琼斯那性感的嘴唇不相伯仲，且皮肤白皙、细而嫩，皮肤下的根根毛细血管好像都能看见。刘枚越看越觉得

对方不是地道的汉人。当李一凡第一次出现在刘枚亲自主持的公司人才招聘现场时，刘枚就觉得李一凡有外族血统，她身上有一种高雅的气质。经过简短的对话交谈，刘枚就当场拍板，录用了这个中文系的研究生。她要把李一凡培养成公司的尖子、台柱。有人说，同性相斥，可是刘枚太喜欢李一凡了，工作上能干，人又漂亮，再加上那种内在的吸引人的气质，刘枚觉得录用了她就是录用了——一个宝。刘枚自己就算漂亮了，没想到还有比自己更漂亮的女人，而且也像自己一样有工作能力。要是——一般人，就要嫉妒，并由此而生恨，就要找你的这不是那不是，甚至当初就不会录用她，可是刘枚不是这种小鸡肚肠的女人。

此时，她又一次像情人般看着李一凡，突然想起了前几天在报上看见的一篇文章：罗马帝国时代，为了进一步扩张、拓宽疆土，一支劲旅渡过地中海、穿过土耳其，长驱直入，经阿富汗，从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。我国军民奋勇抵抗，最后将这支远离罗马的军队围困于祁连山下。这些由意大利人、法兰西人、拉丁人组成的败军将士就在那里开荒种地、休养生息，与当地中国人通婚，娶妻生子，一年又一年，繁衍至今。也许，李一凡就是他们的后代。你看她的眼睛、她的鼻子、她的嘴唇，还有她的不同寻常的气质，都有欧洲人的影子。可是，李一凡是地道的南方人，不要说祁连山，就连大西北，甚至整个北方，好像都和她没有关系。也许，她的上几代人就是从北方、从大西北、从祁连山迁徙到南方去的。

刘枚收回遐想，像大姐姐又像慈母般地问李一凡：“一凡，好几天没有见你了，在忙些啥？”

“给几个重点单位打了几个电话。今年过去两个月了，销售还不如去年同期。问他们，好像统一了口径一样，都说还没有销完，暂时不要我们的货。”

“今年，都说是效益最好的一年，应该说市场上比去年这个时候要走得——好呀。”刘枚忍不住，插了一句。

“是呀！市场上，产品比去年走得好。我怀疑要么他们私自进了其他省市的货，要么他们也在卖假货，再有就是一些不法分子唯利是图，大肆卖假货。否则，绝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”

“你摸一下，搞个详细的東西，我去向市里反映，争取市里再下一个文件，并组织执法队，专门检查、打击一次。”刘枚端起水杯，喝了一口枸杞人参茶水，身子靠在椅背上，提高了声调，“不像话！这是挖国有企业墙脚、挖社会主义墙脚；这是损人利己、损公肥私。这是让我们市里的资金外流，减少市里的税收！等我从北京回来，我专门去找丁书记。”

“好吧，”李一凡话题一转，“刚才，我和江红、许万芬一块儿在商量过‘三八节’的事情。原来想出去过，大家事情多，有的愿出去，有的又不愿，锣齐鼓不齐的。最后，决定开一个座谈会，还一致推你做中心发言人哩。”

“我就不说了，平时都讲得差不多了。该你们讲，特别是你这个女工委委员，更应该发言。”

“我主持会，她们两个负责买点糖果，开一个简朴的有意义的座谈会。”

“太简单了。这样，你们去商量一下，给每个女职工买一样东西，在一百元左右。公司又不是没钱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你们开就是了，我回不来。”刘枚看着李一凡说，“我要带一个材料到北京，是总公司要。时间很紧，明天就要。赵平和陈向东一个病了，一个开会去了，只有找你来搞了。”

“我？”李一凡显得有点吃惊。

“对。未必你还搞不下来？”

“我没写过这种文章。”

“这有什么难的？比你写那些论文呀什么的好弄。”刘枚又喝了一口水，说，“叫唐倩把那篇总结给你，你在那基础上加些东西就行了。”

李一凡将身子坐直了一些，不解地看着刘枚问：“加什么东西？”

刘枚笑了笑，伸出右手食指，远远地点了李一凡一下，说：“你呀，像个小学生。这些东西，就是思想、观点，就是在那总结里加上思想观点、加上理论。比如说，在那里面要写上‘在什么什么的领导下、支持下，我们公司以什么什么为指导，以什么什么为动力，认真学习什么什么，狠抓精神文明建设’，等等，反正就是那些话。”说着，她取出一叠资料，递给

李一凡，“你看看这些，将那里面的一些话抄下来，装进文章里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呀，如今不是‘天下文章一大抄’吗？过去说‘小报抄大报，大报抄‘梁效’’，现在还不是一样？只要有名人写了篇有分量的文章，在里面提出了新的东西，马上就有不少人跟着学。大报大刊发表了社论文章，小报小刊就把那社论取下来，砍头去尾，加上一些自己的语言和当地领导的话，就又是一篇社论。一句有名的话、一个新的观点，人们要翻来覆去地用很久，要在此基础上弄出很多很多不同的文章来，就像小孩子搭积木。说实在的，你们这些做学问的，我看有些也差不多。过去，有不少人反对这种穿靴戴帽，反对这种八股文章，反对搞这种花架子，但是，现在反对的人也用起来了。这种文章有市场、有土壤。”她像讲课般地看李一凡，静了会儿场，然后继续说，“我们不是说让市场决定产品吗？现在市场需要这种东西，那就得生产。一凡，说心里话，我也讨厌这种文章，但是现在不讨厌了，因为它可以给公司带来好处。既是这样，你硬着头皮也要干。”

“这……”李一凡没想到刘总给她上了一堂关于作文的课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味道，刚要再说下去，又被刘枚打断了。

“我知道，你心里不愿写，但这是工作，你就抓紧弄出来。我也不愿叫你写，让你的思维变得枯燥、干巴，不过，好歹就这一次。要辛苦你了。”

“没啥，我今晚加班搞出来。明天上班后就交给你审查，不行我再修改。”

“来不及了。你只要把那些套话、空话加进去就行了。”

“刘总，”一凡担心地说，“我怕这样写出来，你到总公司去过不了关。”

“你以为他们是你的硕士导师？那些人，自己水平不怎么样，但又要显示水平高，就喜欢这种又臭又长——王大娘的裹脚布样的八股文章。这么多公司，拿去了还不是堆起来，也许看都不看。你就像我说的那样写就行了。”

“好吧。”李一凡站了起来。

“给你同学带东西吗？”刘枚指的是总公司办公室田主任的妹妹，她是一凡的大学同学。

“啊。”李一凡顿了一下，“明天再说。”

3 深夜求救

恺撒厅里，一个硕大的圆桌居于中央，桌前已经坐了几个人。鲲鹏公司的老总庞贻在这里请客，除仲秋外，客人都到齐了。

他和仲秋是“文革”结束后的第一批大学生，而且是同学加室友。他睡上铺，常使床板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响声。下铺的仲秋怕他把床压坏了，就和他对调。庞贻个子大且胖，且音同字不同，于是，大家就叫他胖子，他也习以为常。除了在重要的场合，或者填档案、登记表之类，他才写上自己的大名，其余都以胖子自居。他俩都是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，毕业分配时，仲秋因在不少报刊上发表了作品，被报社点名要了去。胖子被分到一个大学生成群的国防厂当了车间考勤员兼宣传员，在仲秋的帮助下，他写的稿件上了党报，惊动了厂领导，才上调到了宣传部做专职通讯员。一篇《对资产经营责任制的思考》在《企业改革》杂志发表，又被当时的市计委主任佟福喜看中，把庞贻调到了计委研究室重点培养。但班子换届后，新来的主任把他晾到了一边，庞贻不得已下了海，搞了个鲲鹏公司。在佟福喜的顾问下，“鲲鹏”展翅飞翔，红红火火。当初庞贻曾说过见好就收，现在干到这个份儿上，却欲罢不能，上了瘾，一天不弄钱、不谈生意就不舒服，就睡不着觉。

仲秋一进来，胖子急忙介绍：“这是晚报社会生活部的仲主任，我的大学同学。这位是，”他指着仲秋右边的一个老同志，“原市计委主任、我的老领导、老上级佟老。新任经委主任是他的外甥，是许书记从北京要来的，中科院的博士。”

他指着仲秋左边的一个年轻人：“这是市委组织部宣教处的贺处长，是不久前我市在全国‘公选’中从外地选来的。他们那个县还不放他，北京一个国家机关也要他，最后，他选择了我们这里，是个大才子。最后这一位，”他拍着右边那位四十多岁的男子的肩，“是我的好朋友、中山区工商银行钟行长。这些年来，我的公司全靠他的鼎力支持。可以这样说，没有

他做坚强后盾，就没有公司的今天。”

一时间觥筹交错、酒话连绵，可仲秋的心思还没回来，只是机械地喝着吃着应付着。

贺逸平搁下酒杯，挟了一个才上桌的青口，将里面的肉、豆豉和汁水吮吃完后，用餐巾纸抹了抹嘴唇，说：“我给你们说个顺口溜，说是北京那边流行过来的。”他故意停住了，见几双眼睛都在盯着他，就一字一句地念：“省部级喝洋酒，得洋钞，抱洋妞；厅局级喝红酒，得红包，吻红唇；县处级喝黄酒，唱黄歌，看黄带；乡镇级喝白酒，写白字，打白条。”

“你这和‘更喜小姐白如雪，三陪过后尽开颜’一样，老掉牙了。”钟行长抢白了一句。

正在剥膏蟹大夹的佟福喜岔开了话题：“还是你们赶上了好时代，什么酒都能喝到。我们那个时候，就只有写白字，喝白酒了。”

“不过，你们那时喝的酒不是一般的白酒呀！”胖子亲自给佟福喜的酒杯里斟上了酒，“老领导，你天天喝的不是茅台就是五粮液，连剑南春、竹叶青也很少喝。你老福分呀！”

“我的一个中学同学的表哥才有福分。”贺逸平又抢着说，“一个农民，文化也不高，不安心务农，东滚西闯的。嘿！到头来，他混发了，在京城，还成了人模狗样的一个人物。出国、喝洋酒、泡洋妞，成了他的家常便饭。”

“其实呀，我说句不该说的话。贺处长，”胖子接过话题，“你不该到这里来当什么处长，该到你老姐那去。京城那是一个什么世界呀？海阔任鱼跃，天空任鸟飞。两江呀，久了你就晓得厉害，还不如待在你那个县中强。”

仲秋呷了一小口波尔多干红葡萄酒，品了一会儿后，说：“你也说得吓人了。他既然能够到这里来，今后，也可以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。”

“我说不来这里，直接去北京。卫姐说还是先来这里好，锻炼锻炼。”贺逸平喝了一口葡萄酒，又补了一句，“要不是丁书记追着要，我就不来了。就在那里教书，还要自由些。只要你教得好，不但学生听你的，学生家长也听你的，连校长也要听你的。机关呀，唉……”

“机关算什么？只要外面有朋友就行了。我鲲鹏公司发展了，咱们就有福同享嘛。”胖子端起葡萄酒杯，说，“你们都是我公司的有功之臣。凡是